

论文

1. 《红楼梦》直接引语英译偏离的社会文化研究： 以前二十回为例

桑迪欢 张大群

摘要:《红楼梦》故事人物众多，通过人物对话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化百科全书。人物话语呈现方式对于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社会行为表达和作品主题意义生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通过考查《红楼梦》霍克思译本和杨宪益夫妇译本前二十回的直接引语英译偏离现象，发现偏离集中体现为直接引语转译为间接引语和言语行为叙述体。直接引语英译偏离使得译文话语呈现方式更为多元，同时译文非直接引语的话语简洁性也加快了叙事节奏和故事进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目标语读者的审美期待。与多数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强调霍译本和杨译本的共通之处。

关键词:《红楼梦》；直接引语；偏离；霍译本；杨译本

一、引言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被视作“一所汉语文学语言的博物馆，汉文文体的档案馆”（梁扬、谢仁敏 2006: 86），作品具有高超的艺术造诣和社会文化历史内涵，自 19 世纪初就开始引起西方关注，其英译与社会接受研究一直是学界兴趣所在，俨然“成为中国文学英译史上的一道独特而灿烂的风景”（陈宏薇、江帆 2003:46）。在《红楼梦》众多的节译、选译和全译中，英国汉学家霍克思（David Hawkes）和闵福德（John Minford）翁婿合译的 *The Story of the Stone*（简称“霍译本”）以及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评论干预研究的理论体系建构与实践”（2023SJYB1489）

通讯作者 1：桑迪欢，中国苏州城市学院。邮箱：dihuansandy@163.com。

通讯作者 2：张大群，中国苏州大学。邮箱：daqunzh@163.com。

中国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合译的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简称“杨译本”)两个全译本均出版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领域备受关注。基于这两个译本的研究话题主要涉及了译者风格(Li et al 2011, 赵朝永 2019, Chou & Liu 2024)、说书套语和元话语英译(黄勤、王佳怡 2013, 陈琳 2015)、汉文化特色词语及意象英译(洪涛 2021、2024)、译本接受(Wu & Li 2022, Zheng & Fan 2023)等。小说人物话语的英译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冯全功 2016, 刘泽权 2022, Wu 2022),但基本都集中在人物话语的转述动词英译方面,如“道”、“笑道”等表述,并未充分关注传统章回小说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直接引语类型的话语呈现方式的英译,尤其是直接引语英译的偏离,即直接引语译为非直接引语,包括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不译等。我们一般会对语言运用中的偏离现象比较敏感,比如和语境不一致的非常规表达,因为此类偏离往往暗示的是极为重要的、又不易察觉的人际意义。翻译中的偏离现象也应该引起关注,翻译史上真正很有影响力的译作通常是注重可接受性的偏离较多的译文,比如严复和林纾的。本文以目前出版的最具权威的《红楼梦》汉英对照本前二十回平行语料为分析对象,聚焦其中的直接引语英译偏离,探讨偏离产生的具体语境,揭示偏离类型和成因,其中霍译本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红楼梦(汉英对照)》,杨译本是外文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大中华文库—红楼梦(汉英对照)》。我们考虑了霍译本和杨译本不同底本的事实,是为了避免忽视底本差异有可能将研究结果归为译者主观能动性这一偏颇的论点,正如洪涛(2010: 6)所言,“洋洋洒洒的评论可能到头一场空(尤其是案例的讨论)。一场空也就罢了,还很可能冤枉译者,进而误导读者”。

二、人物话语呈现方式与《红楼梦》的直接引语主导

人物话语在小说人物形象塑造、小说主题意义生成和小说美学特征鉴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叙事学、文体学和小说修辞艺术理论共同关心的话题(赵毅衡 1998, 申丹 2004, Toolan 2001, Leech & Short 2007)。人物话语呈现方式除了传统语法划分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两种类型之外,还可以有自由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以及言语行为叙述体(narrative report of speech acts, Leech & Short 2007)。直接引语去除引述句和双引号,就是自由直接引语;间接引语去除引述句即为自由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之所以比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自由”,是因为去

除了引述句和双引号，承受叙述语语境的压力相应地变小，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叙述者的控制和干预。王彬（2017:207）指出自由间接话语和自由直接话语均可以被视为叙述语与转述语的合流，只不过合流的主体有别，或者是叙述语合并转述语，叙述语是主体，或者是转述语合并叙述语，转述语为主体。言语行为叙述体指的是叙述者只是对人物话语作概括性的总结和介绍，人物话语的具体形式和内容并没有呈现出来。按照叙述者干预故事程度的大小，叙述距离由远到近，上述五种人物话语呈现方式排序由左到右如图1所示，处于连续体两端的分别是叙述干预程度最高的言语行为叙述体和叙述干预程度最低的自由直接引语。该连续体从左到右的变化实际上同步表明讲述型叙事（telling, Booth 1983）向展示型叙事（showing, Booth 1983）的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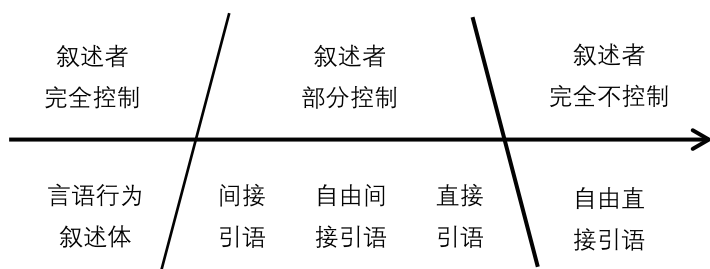


图1：人物话语呈现方式 (Leech & Short 2007: 260)

《红楼梦》文本频繁使用的“话说”、“看官”、“且听下回分解”等说书人话语无不表明其叙事行为深受拟书场格局的影响。王彬（2014）认为《红楼梦》虽然在叙述格局上力求有所变革，但总体上依然保持了古典白话小说的拟书场格局。这也因此导致了《红楼梦》小说人物对话以直接引语作为绝对主导类型的事实，因为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一方面要叙述事件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又要模仿故事人物口吻进行对话。《红楼梦》的直接引语不仅是对故事人物话语的语言呈现，更是对当时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生动描绘。卢惠惠（2007:258）指出，“为使听众不至于混淆，他们在行文中不得不在每一句人物话语，每一段人物对话甚至每一段内心独白之前加上引导性词句”。同时古代白话小说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标点符号体系，为了将叙述语与转述语分开，又使用了“道”、“笑道”等转述动词，如例1：

例1：秦氏笑道：“今日可巧：上回宝二叔要见我兄弟，今儿他在这里书房里坐着呢，为什么不瞧瞧去？”宝玉便去要见，尤氏忙吩咐人小

心伺候着跟了去。凤姐道：“既这么着，为什么不请进来我也见见呢？”尤氏笑道：“罢，罢！可以不必见。比不得咱们家的孩子，胡打海摔的惯了的。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的，没见过你这样泼辣货，还叫人家笑话死呢！”凤姐笑道：“我不笑话他就罢了，他敢笑话我！”贾蓉道：“他生的腴腆，没见过大阵仗儿，婶子见了，没的生气。”凤姐啐道：“呸！扯臊！他是‘哪吒’我也要见见。别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带来打你顿好嘴巴子！”贾蓉溜湫着眼儿笑道：“何苦婶子又使利害！我们带了来就是了。”（第七回）

上述选段涉及了四个小说人物的对话，分别是秦氏、凤姐、尤氏和贾蓉，一问一答，引述句都置于直接话语之前。霍译本和杨译本两者均按照话轮转换将其分段翻译，并且在上下文可以明显判断谁是说话人的情况下还可以省略引述句。虽然这也属于直接引语英译的偏离，但我们认为这是微观层次的，本文关注的是直接引语英译发生的大类转换。

三、《红楼梦》直接引语英译偏离

我们通过对《红楼梦》霍克思汉英对照本和杨宪益夫妇汉英对照本前二十回语料的仔细比对，发现直接引语译为非直接引语的话语呈现方式偏离现象，霍译本有128例，杨译本有122例。虽然相对于总的直接引语数量占比较小，但值得引起重视。两个译本的直接引语偏离统计如表1所示：

表1：霍译本和杨译本前二十回直接引语偏离情况

译本 \ 直接引语偏离	间接引语	言语行为叙述体	自由间接引语	自由直接引语	不译
霍译本	78	46	3	0	1
杨译本	78	41	0	1	2

总体来看，霍译本和杨译本的直接引语偏离表现为相同的趋势，即底本的直接引语被高频转译为间接引语和言语行为叙述体，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译者对社会行为和人际关系的深刻理解。也存在个别直接引语转译为自由间接引语和自由直接引语的现象，还有个别直接引语省略不译的情况。我们这里聚焦间接引语和言语行为叙述体两种高频偏离类型，结合图1的人物话语呈现方式，直接引语译为间接引语或者言语行为叙述体，译

文的叙述者干预程度较原文而言更多，故事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也相应变大。这似乎不符合现代读者的小说艺术审美和阅读期待，因为自19世纪末起，西方小说创作界和理论批评界普遍认为过多的叙述者干预和显身会破坏小说的艺术性，叙述者应该隐退，因此对叙述中的介入和干预采取了越来越为严峻的排斥态度，以更好地符合社会期待，普遍崇尚所谓的“显示”，即自然而然地客观地展现故事中人物的活动和事件经过。

我们认为有必要更为辩证地看待这一偏离。首先，相对于前二十回两千例左右的直接引语，128例和122例的直接引语英译偏离占比很小，引起的译文叙述者干预变化不明显。其次，叙述者干预涉及的因素很多，比如在《红楼梦》章回开始和结束经常可见的说书套语“话说”和“且听下回分解”是最为明显的叙述者干预，但根据陈琳（2015）的统计数据，多数说书套语在译文中被省略。因此，宏观上而言，综合各类影响叙述者干预的语言资源，霍译本和杨译本表现出比底本更少的叙述干预。再者，与传统全知叙述者充满说教味的“直接的无中介的议论”（Booth 1983:16）所显示的叙述者干预相比，译文中人物话语呈现方式的偏离所反映的叙述者干预程度要弱很多。因此，尽管《红楼梦》底本直接引语高频偏离为两个译本的间接引语和言语行为叙述体，但不会造成译本叙述者干预的显著变化。

那么《红楼梦》直接引语英译偏离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使得译本的人物话语呈现方式更为丰富多元，避免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单调划一的“引导式”直接引语（卢惠惠 2007），从而满足目标语读者的期待。杨宪益在谈到翻译古典作品时曾说道：“若要翻译几百年前的作品，译者就得把自己置身于那一时期，设法体会当时人们所要表达的意思，然后，在翻译成英文时，再把自己放在今天读者的地位，这样才能使读者懂得那时人们的思想”（任生名 1993:34）。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追求叙事的节俭性，在不打断叙述语流的情况下加快叙事进程。汉英两种语言相比较，汉语语篇的信息冗余度要明显高于英语，同时英语更加注重形式上的逻辑衔接。衔接连贯程度更高，故事叙述自然更为通畅。先来看例1的直接引语偏离为间接引语。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分析论证时，为了论述方便，我们只标注底本所在章回数，不标记具体页码，因为两个底本同样内容所在页码会不同。另外，底本个别文字表述不相同但不影响文本整体意义，我们只列出其中一个底本。

例 1: 周瑞家的又问香菱:“你几岁投身到这里?”又问:“你父母在那里呢?今年十几了?本处是那里的人?”香菱听问,摇头说:“不记得了。”周瑞家的和金钊儿听了,倒反为叹息了一回。(第七回)

Zhou Rui's wife asked Caltrop how old she was when she became a slave. Then she asked her where her parents were, what her age was, and what part of the country she came from. But to all of these questions Caltrop only shook her head and said that she didn't remember.

Zhou Rui's wife and Golden exchanged glances and sighed sympathetically. (霍译本)

Mrs. Zhou asked Xiangling how old she had been when sold, where her parents were, her age now and her native place. But the girl simply shook her head and said she could not remember, so that their hearts bled for her. (杨译本)

两个译本无一例外地均将原文一问一答一连串的直接引语全部处理为间接引语,试想如果不改变原文的人物话语呈现方式,仍然译为直接引语,叙事进程明显会不一样。在我们的语料观察分析中,我们还发现有相当比例的直接引语转译为言语行为叙述体出现在故事次要人物的话语中,尤其是对话介于故事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之间的时候,如例 2:

例 2: 只见一带翠嶂挡在面前。众清客都道:“好山,好山!”贾政道:“非此一山,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更有何趣?”众人都道:“极是。非胸中大有丘壑,焉能想到这里。”(第十七回)

A cry of admiration escaped them as they entered, for there, immediately in front of them, screening everything else from their view, rose a steep, verdure-clad hill.

'Without this hill,' Jia Zheng somewhat otiosely observed, 'the whole garden would be visible as one entered, and all its mystery would be lost.'

The literary gentlemen concurred. 'Only a master of the art of landscape could have conceived so bold a stroke,' said one of them. (霍译本)

上述选段主要人物贾政的话语在译文中保留了完整的直接引语形式,而次要人物“众清客(众人)”的直接引语“好山,好山!”被译为概述性质的言语行为叙述体“A cry of admiration”,第二个直接引语的前半部分“极是。”同样被处理为言语行为叙述体“The literary gentlemen concurred.”,

尽管后半部分仍然为直接引语形式。申丹(2004: 307)指出,“翻译与塑造人物性格有关的重要话语时,他们一般保留直接式。而翻译主要人物的某些日常套话、次要人物无关紧要的回话时,则喜欢采用间接引语,使故事能轻快地向前发展”。和间接引语相比较,言语行为叙述体的间接程度更高,已经完全汇入叙述者的话语,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图1中处于最左端的原因。

虽然直接引语因为转述的是人物原原本本的话语,所以生动有力,且在人物和读者之间无中介,有助于读者和人物产生情感共鸣,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直接引语英译偏离之后的译文行文更为紧凑,这要归功于文本的衔接连贯,如例3:

例3: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倒象在那里见过的,何等眼熟!……”只见这宝玉向贾母请了安,贾母便命:“去见你娘来。”即转身去了。(第三回)

Dai-yu looked at him with astonishment. How strange! How very strange! It was as though she had seen him somewhere before, he was so extraordinarily familiar. Bao-yu went straight past her and saluted his grandmother, who told him to come after he had seen his mother, whereupon he turned round and walked straight out again. (霍译本)

贾母的直接引语“去见你娘来。”被译为间接引语的同时,和句子其它部分通过 who、whereupon 等关系词相连接,加快了叙事节奏。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选段黛玉的直接引语,更确切的说,是直接感知,在译文中偏离为自由间接感知。感知者视角与叙述者声音融为一体,不容易为读者察觉,读者因此很容易与故事人物感同身受,与直接引语引起的读者共鸣不同,自由间接感知要隐蔽很多。

四、结语

人物话语呈现方式在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社会角色定位和故事主题意义生成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在翻译中的偏离现象应该引起重视。本文以《红楼梦》霍译本和杨译本汉英对照本前二十回的直接引语偏离为分析语料,发现虽然较小比例的直接引语在译本中发生了变化,但均高频转译为间接引语和言语行为叙述体两类人物话语呈现方式。这一方面和汉英语言系统差异有关,更重要的则要归咎为不同时代中西叙事规约的异同和目标

语读者的审美期待。《红楼梦》底本丰富复杂的叙事艺术和人文社会规约在不同译本中的呈现,尤其是译本中各类偏离现象及其背后的缘由和机理研究,将有力加强中国典籍作品的英译与传播,同时促进汉语和英语语言系统共性和差异研究。

参考文献

- Booth, W. 1983.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曹雪芹(著), David Hawkes(译). 2014. 《汉英对照: The Story of the Stone》.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曹雪芹、高鹗(著), 杨宪益、戴乃迭(译). 1999. 《汉英对照: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北京: 外文出版社.
- 陈琳. 2015. 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说书套语英译研究——以杨、霍译本为例.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Chou, I. & Liu, K. 2024. Style in speech and narration of two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Hongloumeng: A corpus-based multidimensional study. *Target* (1): 76–111.
- 陈宏薇、江帆. 2003. 难忘的历程——《红楼梦》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 *中国翻译* (5): 46–52.
- 冯全功. 2016. 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红楼梦》英译研究.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洪涛. 2010. 女体和国族: 从《红楼梦》翻译看跨文化移植与学术知识障.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 洪涛. 2021. 风流, 不是风月:《红楼梦》的核心词、翻译现象和评价术语. *红楼梦学刊* (3): 28–66.
- 洪涛. 2024. 烦恼障:《红楼梦》的儒佛冲突、翻译难关和跨文化解读. *红楼梦学刊* (2): 49–80.
- 黄勤、王佳怡. 2013. 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中的元话语“不过”与其两英译本对比研究. *外国语文* (5): 100–106.
- Leech, G. & Short, M. 2007. *Style in Fiction: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al Prose*.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 Li, D., Zhang, C., Liu, K. 2011. Translation Style and Ideology: A Corpus-assisted Analysis of two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Hongloumeng.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 (2): 153–166.
- 梁扬、谢仁敏. 2006. *红楼梦语言艺术研究*.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刘泽权. 2022. 《红楼梦》多译本量化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卢惠惠. 2007. 古代白话小说语言形式的程式化特征. *明清小说研究* (1): 253–263.
- 任生名. 1993. 杨宪益的文学翻译思想散记. *中国翻译* (4): 33–35.
- 申丹. 2004.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Toolan, M. 2001. *Narrative: A Critical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王彬. 2014. *红楼梦叙事*.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王彬. 2017. *从文本到叙事*.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Wu, C. 2022. Telling versus Showing in Two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Hongloumeng. In Moratto, R., Liu, K. & Chao, D. (eds.).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Literary and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164–181.
- Wu, C. & Li, D. 2022. The Reception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Hongloumeng: Insights from

Topic Modeling. In Moratto, R., Liu, K. & Chao, D. (eds.).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Literary and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225-242.

赵朝永. 2019. 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英文全译本语域变异多维分析. *翻译研究与教学* (1): 83-94.

Zheng, J. & Fan, W. 2023. Hong Lou Meng in the English World: reception of a translated Chinese classic in digital media. *The Translator* (3): 312-326.

赵毅衡. 1998.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 比较叙述学导论.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桑迪欢, 博士, 苏州城市学院城市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汉语国际教育、比较文学与文化、叙事学。

张大群, 博士, 苏州大学特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 苏州大学中国文化翻译与传播研究基地(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副主任, 主要从事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叙事学和翻译研究等。